

在摇晃的时代 起舞



DANCING WITH TURBULENCE

主办：西交利物浦大学

出品：市场与交流办公室

主编：毕新

执行主编：石露芸

编委：许恬甜

主笔：寇博 石露芸 胡秋辰 姜影

记者：金画恬 王璐瑶 钱懿

视觉统筹：胡秋辰

设计：胡行健

插画：胡行健

印制统筹：范君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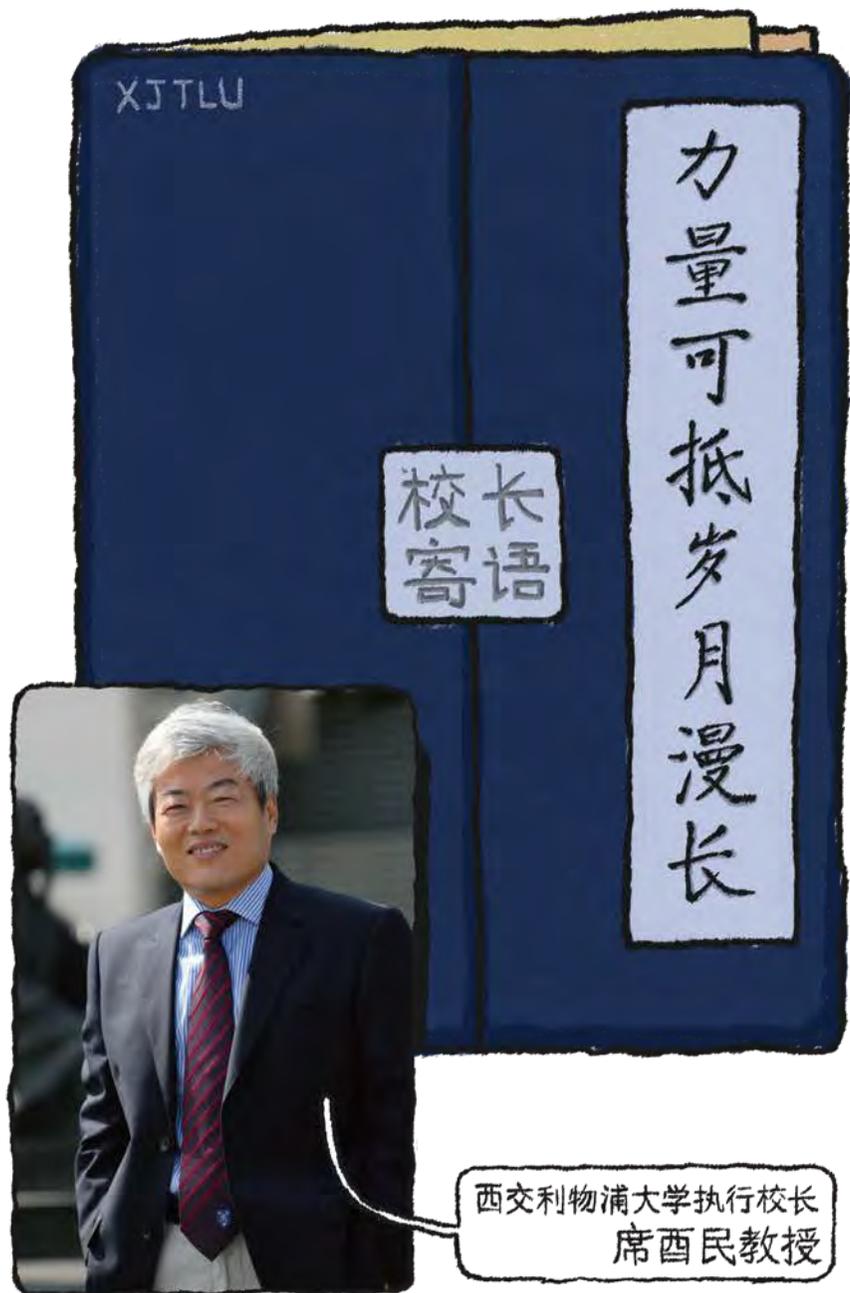
新媒体：马雅君 胡秋辰



学子故事合集

“Dancing with the Turb”
“e”
“的”
“时代”
“起”
“舞”
“在”
“摇晃”





亲爱的同学们，在庆祝这段学习经历成功结束的当口，我希望你们永远记着此时此刻因奋斗带来的喜悦，因为这种快乐比娱乐更持久，这种奋斗比抱怨更值得铭记，这种在压力下坚韧不拔、实现突围和升级的喜悦，妙不可言！另外，希望你们永远记住，毕业典礼恰恰是你们启动另一个新征程的关键时刻，愿你们携成功之势，谋划和布局自己的未来。

我相信，过去的一年，每个人都有无奈、纠结。衣食住行、上学上班，那些我们曾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突然变得弥足珍贵。国家统计局4月的数据显示，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18.2%。数字背后是疫情的重创、经济的下滑、年轻人的困惑与无数家长的焦虑。想去的企业都不招人，裁员和降薪愈发普遍，在有些互联网公司，毕业已成为裁员的代名词。

今天，作为西浦校长，更作为一个长者，我想给大家讲讲力量，以及力量从哪里来。特别是面对空前脆弱、动荡与复杂的世界，如何积蓄力量，穿越低谷与黑暗，踩着各种挑战的台阶，成长壮大。

首先，在低谷中心存希望、持续努力、积蓄能量。

这看似是一句鸡汤，但我坚信它的灵验。

在压力、挫折与逆境面前，躺平、患得患失、浑浑噩噩只能使情况更糟，甚或在时过境迁、机会来临时因放弃而被时代淘汰。而心存希冀，保持乐观，积极努力，做好当下能做的事，可以积蓄能量，改变处境，把握瞬息万变的机遇，甚至实现事业或人生的逆风飞翔。这其实就是斯坦福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概念。现在外界大环境不好，是做个悲观主义者，认为自己时运不济、未来没有前途，吐槽发泄情绪？还是积极成为乐观主义者，在别人满腹牢骚、充满负能量的时候，相信努力的意义，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答案不言而喻！

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经历各种坎坎坷坷。产生负面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但我们要学会应对这些负面情绪。如果你努力跨过这些坎坷，回头看其实都是经历、都是财富。这里，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生在秦岭北麓小乡村，并在农村完成了小学到中学的教育。1974年3月2日，我高中毕业返乡，用破旧的自行车驮着个破箱子回家，在人民公社度过了四年农民生活。那时高考还没有恢复，在农村书籍都很难获得，一个年轻的、充满抱负的、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虽无法看透未来，也经历了从军和争取工农兵学员推荐等失意，但始终对生活充满希望，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农业生产、科学种田和当时各种各样的政治生活中。结果高考重启，我如愿成为七七级大学生，跨入了心心念念的大学大门。

回首往事，那段农村生活经历并没有关闭我人生发展的大门，反而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最底层社会的生活，利于我更富有经验地投入到40多年来的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潮流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就不会错失命运的机会。



第二，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不管科技变革如何重塑社会，国际局势、新冠疫情等黑天鹅如何魔幻，太阳依旧会升起，人类社会发展的车轮一刻也不会停歇。透过迷雾，把握不变，主动应变，不断提升自身的创造力和价值，是获取力量的又一来源。

创造价值并不容易，因为大家习以为常的行为很多时候是学历学位、职级、流程导向，而非价值导向。

试想一下，多少学校在努力地追逐刷分、灌输式教育，而没有给孩子的成长带来真正的价值？

多少人在按部就班地被动式工作，只是加重了企业的低效和流程？

有多少公司在盲目跟随和扩大，却没有专注于自身产品和服务给社会带来的价值，最终举步维艰？

疫情之下，那些日复一日的事务转眼间被彻底颠覆；那些早已浸润日常生活的传统工作与生活方式无一例外受到冲击。

此时我们会发现，真正有用的，绝不是所谓的头衔、职位。因为当颠覆性变革发生的时候，企业倒闭，职位消失，

只有真正对人类和社会有价值的事和人，才能够跨越经济低谷或外界冲击，实现浴火重生。

当今眼花缭乱的新技术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的运行方式，但不变的是用更新颖和多变的方式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在我看来，新的价值的创造很多时候就是回归本质，回应社会那些真需求。这也解释了西浦始终行在创新的路上，但我们一直没离开不断思考教育回归本质的有效途径，希望通过西浦的实验和创新，给似乎种种无解的社会教育话题，提供西浦的解决方案，

而正因为这样的价值创造给予了西浦的生存空间，拓展了西浦的发展道路。

经历16年的长足发展，目前西浦已经确立了五星教育发展蓝图，凭借自身的全球网络与先进资源，开启了贯穿教育全链条的创新实验。西浦融合教育、学习超市、教产政社融合的产业学院相继启动和深化。期待未来，身处全球各地的你们，能用你们的价值与西浦遥相呼应，让我们一道成为有价值的人，成就有价值的事。



第三，彻底地独立思考。

在这个容易“知道”的世界，假信息满天飞，错误的知识随处可见，社会潮流此起彼伏，如何清醒地、有价值地生活？为了防止成为肤浅的脑袋，西浦一直倡导独立精神、批判性思维和责任担当。作为校长，我时常会收到同学们的建议、批评甚或挑战，有些思考虽显稚嫩，但我依旧为你们敢直面问题的态度、积极主动的思考和敢于挑战的精神而感到欣慰。

善于透过复杂现象，厘清问题本质，有效解决问题，并恰当沟通，对你们未来的科研攻关、职场晋升，甚至家庭生活都极为重要。然而大多数时候，人们停留在问题表面，对本质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导致南辕北辙，朝着错误的目标越跑越远。

社会现象似海上的浪花，其多姿多彩取决于其下多层的机理，只有掌握之，才可能成为冲浪的高手，享受风口浪尖上的精彩。成功的人生也是如此，要透过杂乱无章的现象，理解背后推动其演进的各种模式和体系，再深究更深

层次孕育其发展的社会思潮与认知范式，直抵最底层的哲学和心智。例如，广受关注的“双减”问题，家长焦虑、关闭校外培训机构是现象；其背后是应试教育与素养教育、社会竞争与教育之本等模式之争；再深入是整个社会趋势与人才认知的偏离，社会亟需再定义教育并重塑教学；最后你会发现，最深层次的因素在于人的心智与认知，这才是消除内卷最根本的发力点。

各种教育新政如果仅打压供给方，是难以治本的，只有从需求方入手，帮社会真正认识到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教育，才可能釜底抽薪，消除内卷的土壤，革除那些没有价值甚至残害学生的教育。

这也是为什么，我出面募集资金，于2021年11月11日，发起了“寻找新时代中国杰出教育家”的行动，目的是助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关于教育的大讨论，让更多人真正理解孩子怎样才能驰骋疆场、教育怎样才能帮孩子和社会成



功走进未来，从而真正解决似乎被误解的教育问题。

无论是我一直推崇的“复杂心智”并给出的“和谐心智”模型，还是埃隆·马斯克在多个场合提到的“第一性”原则思维，本质都是帮助大家更好地触达事物的本质。作为接受了更高教育的你们，面对真真假假的信息和似是而非的知识、生存于愈发混沌的世界，我希望你们始终坚守在西浦习得的研究导向型学习的本领、批判性思维的习惯、独立

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深刻系统的创新能力，透视海浪之下的运动规律，充分享受波涛汹涌的精彩！

从此刻起，你们即将奔赴下一场山海，以西浦校友的身份继续传承西浦精神。学校与世界各地的校友分会将始终是你们最温暖的陪伴。

亲爱的同学们，白日放歌，青春作伴，愿你们带着西浦的独特回忆，奔赴炙热的未来！



目录

申三中三，其中两个还是牛津和剑桥
——西浦学子的通关秘籍

拒绝梦校伯克利的专业第一，
他说要做玩大玩具的大孩子

“我曾经以为的叛逆，在这里原来只是日常。”

会讲故事的设计师说：反内卷的人生
需要差异化竞争



不完美的起点也可以写一个好故事

经历疫情下的低谷与绝望，狂揽耶鲁
等13项名校录取

非典型热血漫画主人公：从游戏小子到剑桥学者

学霸厨神、民舞高手、冬奥技术官：
原来你是这样的学长学姐



11 申三中三，其中两个还是牛津和剑桥——西浦学子的通关秘籍



2021年大学毕业的林洋旭决定Gap一年在国内多做几份相关实习。2021年9-10月，她自己准备并向三所英国顶尖大学递出硕士项目的申请材料。此后，她又转而埋头实习。今年1-3月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先后给她发来录取通知书。

翻阅她刚大学毕业时的简历，在商学院就读经济学专业的林洋旭并没有西浦学霸标配的SURF（暑期本科生科研项目）研究经历，也没有很多亮闪闪的大企业相关实习。这位学霸有点另辟蹊径，那么她有什么避开“内卷”的通关秘籍呢？



独立的滋味



早八点前出门，晚上十点左右回宿舍。林洋旭从大一开始就形成了这种“出勤”规律。

2017年，山东考生林洋旭高考失利，与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失之交臂。在母亲的建议下，她报考了位于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西浦那一年在山东扩招，把林洋旭“招”来了苏州。

她很快整理好了之前失利的丧气，带着一切从头来过的期待开启了“独立”的新篇章。

她形容初来乍到的自己，带着一身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在西浦这个自由又未知的世界里畅快闯荡。

猛地进入全英文的学习环境难免有很多不适应，她发现了语言中心这个宝藏之地。“有很多可预约的持续支持类课程，非常实用。”

她曾经的职业梦想是小语种口译，从数学系转到能学西班牙语的国际商务专业，最终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从大一到大二上经历了几番周折，她善于挖掘身边的资源，总能为自己的选择找到支持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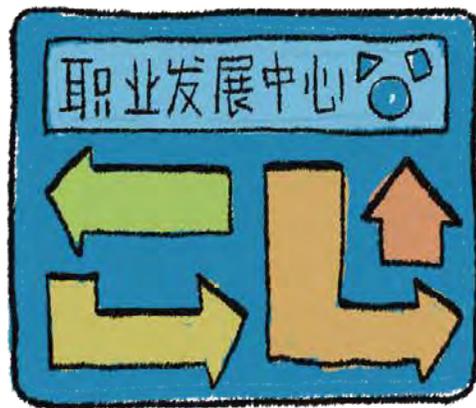
选择专业，当需要专业建议时，她会主动预约教授们的时间，“我找过口译、数学、国际商务，还有商科的教授和老师们。”

“我不会问‘老师，我想转这个专业，您觉得怎么样？’，因为老师不可能刚开始就很了解你，我会问老师，比方说，行业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给自己争取旁听的机会，以及听听老师的故事……然后再自己考虑。”

关于职业规划，她就去学校的职业发展中心预约老师的咨询。她和固定的老师建立了长期的关系，也便于老师给她更个性化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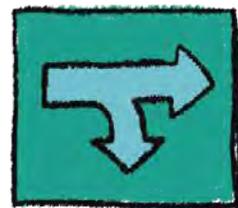
独立也伴随着心理的挑战。她也时常有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不满意自己的状态，甚至是怀疑人生的时候。当迷茫、焦虑、自我质疑来袭，她会寻求帮助。在心理咨询中心老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她直面、进而接纳自己，无论“好”与“坏”。

独立的滋味，可以极爽，也可以很绝望。当19岁的林洋旭善用身边资源为自己搭建起一个有效支持网络时，她已经可以在西浦这个小世界里独当一面了。





关于学习这件事



泡在图书馆的第三天。敲完最后一个单词，林洋旭看着一篇8000字的论文，“一气呵成！”

这时候还有好多个兴奋的念头在她脑海里盘旋，欲罢不能。

就在此时，考试周的日历提醒她，一门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考试逼近了。

分数还是兴趣？当二者狭路相逢，哪个先？

大四初，牛津大学Collier教授的论著The Bottom Billion令林洋旭手不释卷。“我惊讶于资源丰富竟成为很多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绊脚石。我想如果可以正确利用资源收益，将会为他们带来巨大转机。”

在完成课程规定的学习内容外，她将大量时间用于查阅专业内顶级期刊的相关文献。前后经历近四个月的阶段性阅读，她形成了对资源丰富型发展中国家发展路径的一些思考和见解，并用三天时间把这些思考梳理成论文。

是趁热打铁、继续修改完善没有考核要求的论文，还是放下兴趣、赶紧去准备迫在眉睫的考试？

“我也犹豫过，考试重要，但灵感是不会一直留在那里等你的。”林洋旭舍不得让那份研究的兴奋溜走，她选择了优先兴趣，在不放弃分数的前提下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她没有想到的是，这篇论文时隔半年后竟然成为她提交给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专业的两篇Writing sample之一，为她拿到牛津的录取起到了重要作用。

“考试为兴趣让路，这在我的过去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但对于多年沉浸在西浦氛围、植根于西浦土壤的现在的我来说，生出这样的念头、做出这样的决定却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她坚定地说。

林洋旭对于“学习”这件事儿的反思从高考失利后就开始了。

“我不认为当时高考只是一时失利……那时候我就决定把西浦作为一个新的起点，系统反思并做出改变。”

当时看到席校长的教育理念，林洋旭内心涌动起一股热切的力量。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兴趣、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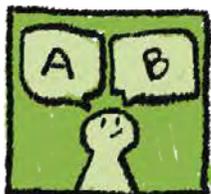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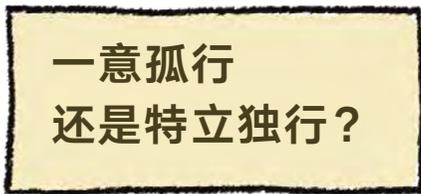
来到西浦后，林洋旭对于课堂最直观的感受是“大学中我们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最大的差异则是对“自学”的认知。“我觉得课堂更像压缩饼干，老师上课的作用是画龙点睛。”她喜欢有更多自主学习的时间，“课前花时间先看阅读资料，课后有充足的时间再去做拓展，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去探索兴趣。”

对于西浦学生十分看重的SURF，林洋旭为什么没参加？

“SURF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

会参与科研，但我因为没有遇到感兴趣的题目，所以没有参与其中。我觉得尊重兴趣，持续探索，找到自己的节奏，不盲从——是我整个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大一暑假，她对学校的IETE融合式教育项目很感兴趣，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暑期实习项目；大二暑假，因为没有明确的感兴趣的题目，她索性就广泛阅读，想看什么看什么；大三暑假，她参加了一个感兴趣的校外导师科研实践项目。大四的时候，根据当时的研究兴趣准备了申请材料，如愿获得了LSE心仪硕士专业的录取。



2021年深秋的某天，有人在学校附近看到林洋旭。她人没在伦敦，还在苏州。

一间出租屋里，她没黑没白地工作着。白天她是中信建投债券融资部门的实习生，晚上她是益普索Ipsos一个战略咨询项目的项目组成员。

“不知道明年有没有学上，如果没学上到时候有没有一份正式工作？找实习也不是那么简单，实习过程也并不轻松。”

“一想到没有托底的未来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这是我从没有过的经历。”她回忆起当时情景。

那时，不知她有没有后悔拒掉所有研究生录取的offer？如果当初没有做出这个决定，那么她那时应该在伦敦与LSE的教授谈笑风生，而不是独自在出租屋里焦虑着，担心没有托底的未来。

去年三月，林洋旭手握LSE心仪的硕士offer。在看似明确的未来面前，她迟疑了。

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读完名校

研究生？还是聆听内心、拒绝所有的offer，直面不确定性？

“我实习经历不多，之后是读博还是工作？面临未来方向的选择，我不想对自己没有尝试过的重要方面说不。我的内心告诉我，我急需腾出一段时间，深入到相关行业一线，了解内心真实渴求，做出人生抉择，制定职业规划。”

于是，她决定Gap一年来实习。2021年9-10月，她集中精力重新申请，仅递出了牛津、剑桥、LSE三所学校的申请，此前此后的时间她的状态都保持在找实习和实习中。

由于目标明确和机会难得，她把一分钟掰成两瓣用，在宏观经济分析、债券融资、市场研究、战略咨询岗的实习生身份中交叉切换。有时是正式一个，兼职一个；有时是白天一个，晚上一个。

“同时做两份工，其实是我极度焦虑的表现。”她坦言。

“我告诉自己，允许自己有这种不确定、迷茫焦虑的感受。我每天在实习之余会给自己一点时间允许自己焦虑。”

“当我选择看见焦虑，理解自己的心情，进而接纳它之后，我的身体和内心都会重新充满力量，愿意继续前进。这时，我自然愿意静下心来重新思考下一步要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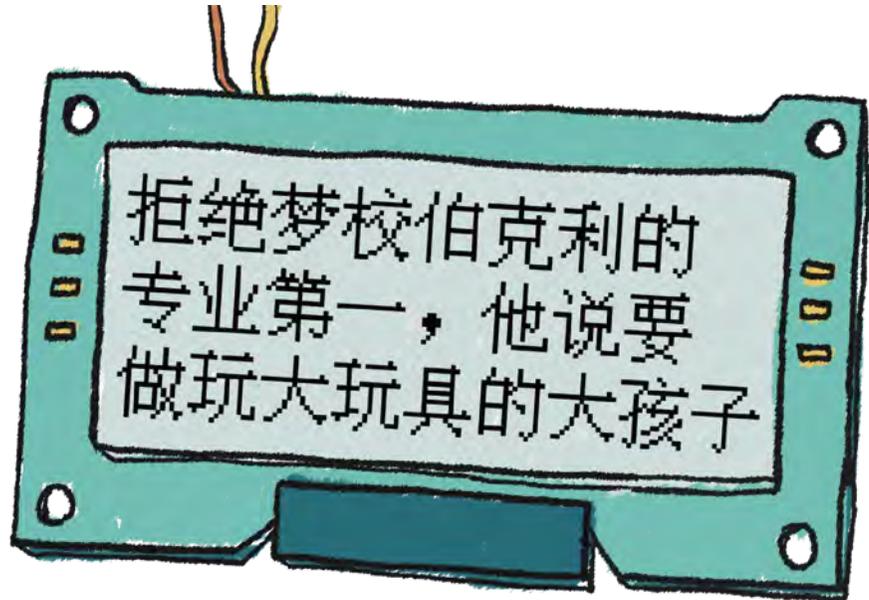
“那段时间特别感谢我的老师，他们真的会倾听学生，很愿意跟学生打成一片。即使在我毕业之后选择Gap这一年，在我寻求帮助时，他们也不断给我建议。”

这是她的选择，她咬牙坚持下来。当收到一份份录取通知书时，这次她可以十分笃定地做出选择。

下一站，牛津。

“西浦四年是重塑、淬炼、成己的四年。”她将自己的变化总结为：从依赖父母走向独立自主、从埋头苦学变化为抬头看世界、从追求安稳转变为拥抱不确定性。

“没有西浦，就没有现在的我。或者说，我可能还要在迷茫、困惑中探索更长时间。”林洋旭说。



19 拒绝梦校伯克利的专业第一，他说要做玩大玩具的大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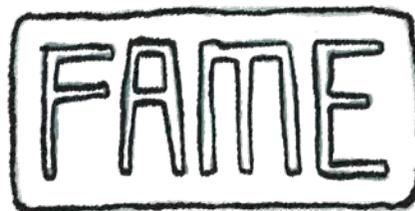
2022年毕业季，西交利物浦大学智能工程学院的薛嘉琪收到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西北大学以及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研究生offer。

当听到他的录取结果时，朋友们无不理所当然地说：“哦，你要去伯克利了吧？”薛嘉琪却选择了在国内相对名气没那么大的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但其实，这五所大学都是机械工程领域内实力顶尖的老牌名校。

“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会选择名气更大的学校。”薛嘉琪说，“但在西浦的四年，我在理念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现在做决定时，我最先想的不会是别人怎么说，而是会带着发展的眼光去考虑更长远の結果。”

“我想追求的是一生幸福的总量，我相信选择德州能让我以后发展得更好。”

这是属于薛嘉琪的人生哲学。他探索人生的故事起点要从四年前说起。



“大学像高三，还有这种好事？”

薛嘉琪的高考分数并不是他的一贯水平，尽管依旧比当年一本线高出近一百分，但作为高考大省山东的考生，他很难选择自己理想的高校。本想出国的他听说父母朋友的孩子想报考西交利物浦大学，就去了西浦的招生宣讲会。

会上老师介绍说，西浦严进严出，很多同学来了之后感觉每年都像高三一样。这句话把薛嘉琪点燃了，“我心想这听起来不错啊！”那时他正沉浸在因高考失利对自己不满的情绪之中。与其去一个不喜欢的大学浑浑噩噩地过四年，不如选择西浦，“我要打一场翻身仗。”

大一他的均分是74分，在西浦，70分以上就是一等学位，薛嘉琪想：那我研究生肯定能申很牛的学校。有天他在学校附近吃黄焖鸡，邻桌西浦学生在讨论期末分数，“我一听，怎么全都是快80分的，我才发现原来我这个成绩不是特别好的样子。”

他调研了一圈发现，身边同学的成绩都很好。“那个时刻我意识到，西浦不简单。”优秀的人太多了，可以说是卧虎藏龙。他开始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大二拿到了87分，一下子成为专业第一，大一拉分的EAP也提高了不少，升到了high-level（高阶班），后两年的成绩也只高不低。

对每项作业、每次考试都无比认真的薛嘉琪确实找到了高三的感觉，但又不大一样。“高三总觉得是被迫学习，身体累，心也累；但大学是因为喜欢的事而忙碌，可能搞研究要熬到凌晨两三点，有压力，但这种辛苦是从图书馆出来买份宵夜，回宿舍边吃边看电视剧就能轻松化解成充实和快乐的。都辛苦，但没高三那么难受了。”



“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玩，那还有什么意思。”

大一时，薛嘉琪加入了学校的GMaster机器人战队，被分在机械组。他的机器人启蒙是一部叫做《铁甲钢拳》的电影，讲的是未来人们可以操控机器人互相搏斗。“我从小就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做出来自己操作、自己玩，那才有意思。AI和算法那些反而不是很吸引我。”

因为对机器人的热爱和喜欢自己动手的兴趣，薛嘉琪想选择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在专业选择介绍会上，智能工程学院的老师们分享了他们在专业领域内钻研数年的故事——有的老师一直就自己的课题读到博士后，有的老师因为深造放弃了上市公司的工作邀请，这让薛嘉琪更好奇了：到底什么样的学科会这么有吸引力？

开始上专业课之后他发现，这个专业确实挺有意思。首先是课程设置，这是个交叉学科，涵盖了从基础的数学、物理，到系统分析和控制，再到软件、硬件、机械的方方面面；第二，上课时能接触到很多实际的项目，能让学生自己动手做。而且小组作业也多，特别锻炼人的团队合作、自主学习和抗压能力；第三，师生关系密切，老师们都很愿意在课外时间提供答疑、分享课程附加资料。

这个专业让薛嘉琪更加如鱼得水。他喜欢研究新东西，遇见不懂的就查资料自学，也经常带着问题和导师陈宇青博士讨论。“高中时没法想象还可以自己上网或者找一些资料学习，那时候如果想学课内不教的难题、考高分，就会想到上课外辅导班。但现在西浦有这么多资源，可以自己去找、去学，这对我的学习思维是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发文章不是做科研的唯一目的,它更应该像玩‘玩具’过程中的‘副产品’。”

“有一种海鸟叫‘风暴海燕’,这种海鸟特别‘虎’,暴风、暴雨来的时候,它就扑腾着翅膀飞向海面,不停地在海面上跳。风雨那么大,它也不会被吹走或者掉进海里,我们就很好奇它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薛嘉琪从大三下学期开始,跟着西湖大学的科研团队做的三栖机器人项目。他们分析了海鸟的动力学系统,在仿真环境中复刻了它的“数字孪生”,通过研究大自然中真实存在的生物行为,来启发下一代三栖机器人设计,也可以通过构建模型去验证学术界中生物学、流体力学的假设。

西浦很多学霸、牛人都会在大三做SURF,但薛嘉琪没参加。“学院里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微电子和AI相关的项目,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想做点没见过的。如果强行为了做而做,那就失去SURF的意义了。”

他自己找项目,看各个大学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机器人相关的新奇的课题,发邮件申请去做研究。通过这种方

式,他还曾以研究助理的身份参与过香港中文大学的医疗手术机器人项目。

最近,全球性的MATLAB用户大会“MATLAB EXPO 2022”邀请他和团队去介绍三栖机器人的项目,为了在会上演讲,薛嘉琪逼着自己给项目成果写总结。喜欢做科研但不擅长写论文,这是他的毛病。已有的研究成果早就足够发一篇不错的SCI,但每次写着写着,他就会把时间花在调试模型、拓展研究新方向上。

其实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也想着尽快发文章帮助申研,但做着做着就发现研究的过程更快乐,最重要的并不是得到论文发表这个结果。“就像我导师说的,我们就像一群玩‘大玩具’的‘大孩子’。这个项目很新,没什么前人可参考,所以只要做出一点成果就会特别兴奋,想赶紧继续做下去。”

“以后读研、读博肯定要求有论文产出。但本科阶段,如果能不带目的去尽情探索,我想可能会更开心吧。”



“做自己喜欢的事，做好了有成就，做得没那么好也能快快乐乐过一辈子。”

薛嘉琪高中时候去过一次美国，参观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里有一个非常古老的钟楼、巨大的图书馆、到处可见的绿地，有人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我觉得环境氛围特别好，很羡慕能在那学习的人。”

如今，他收到了自己“梦校”的 offer，但这是一个就业导向的专业，学制只有一年。他忍不住想：享受一年名校光环带来的“我很厉害”的感觉，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在西浦的这几年我发现，学习这件事本身带给我的快乐要多太多了。如果选择两年制的项目，我一定能学到更多东西、做更多研究，这比当下选择名气所带来一时的快乐要重要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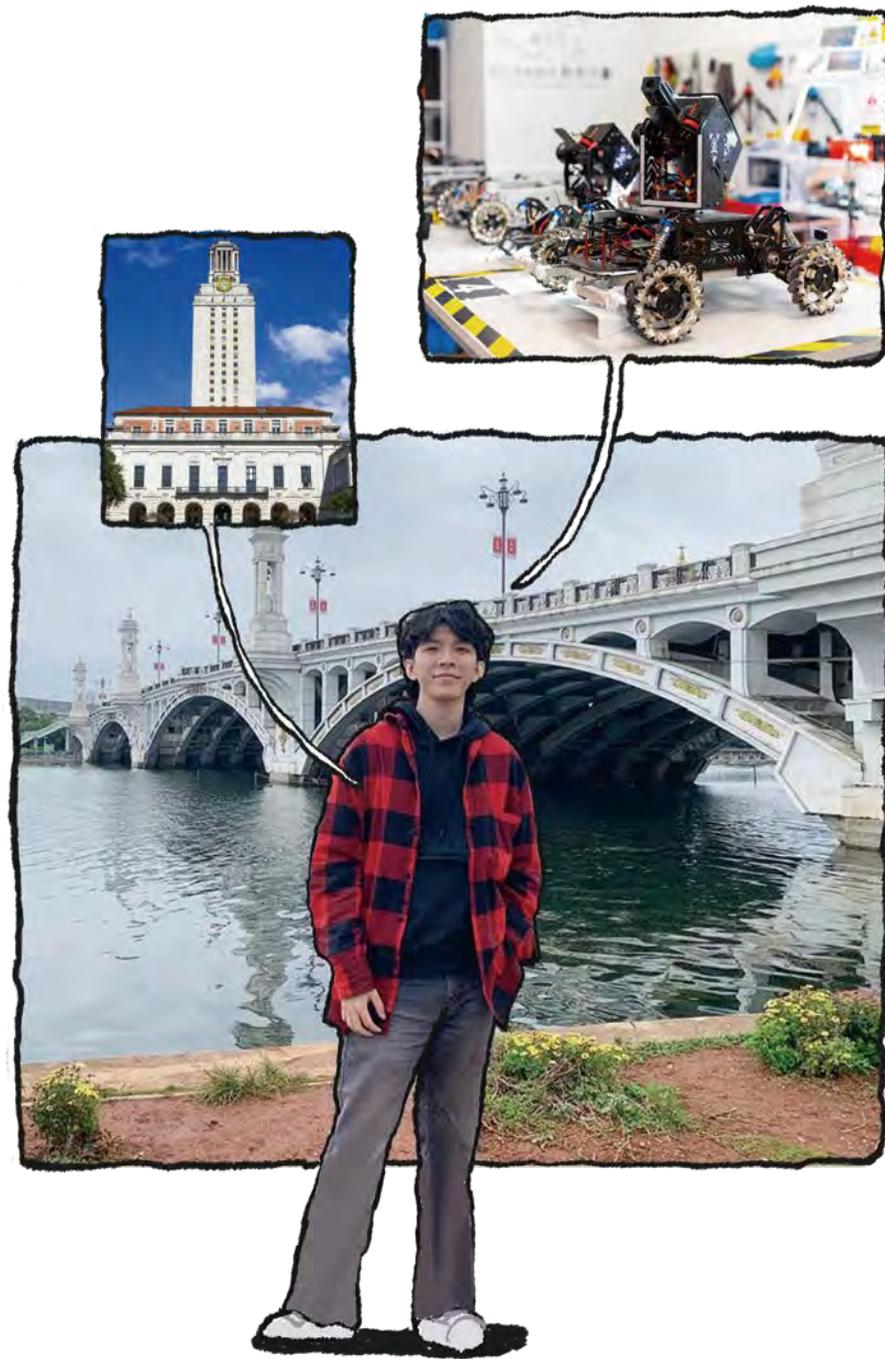
在纠结了很长时间、再三权衡后，薛嘉琪决定放弃梦校伯克利，选择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奥斯汀的机械工程专业非常好，工程学院在美国排名很靠前，学费也相对便宜得多。这两年多学点东西，没准毕业后我会去伯克利读博，也算换一种方式实现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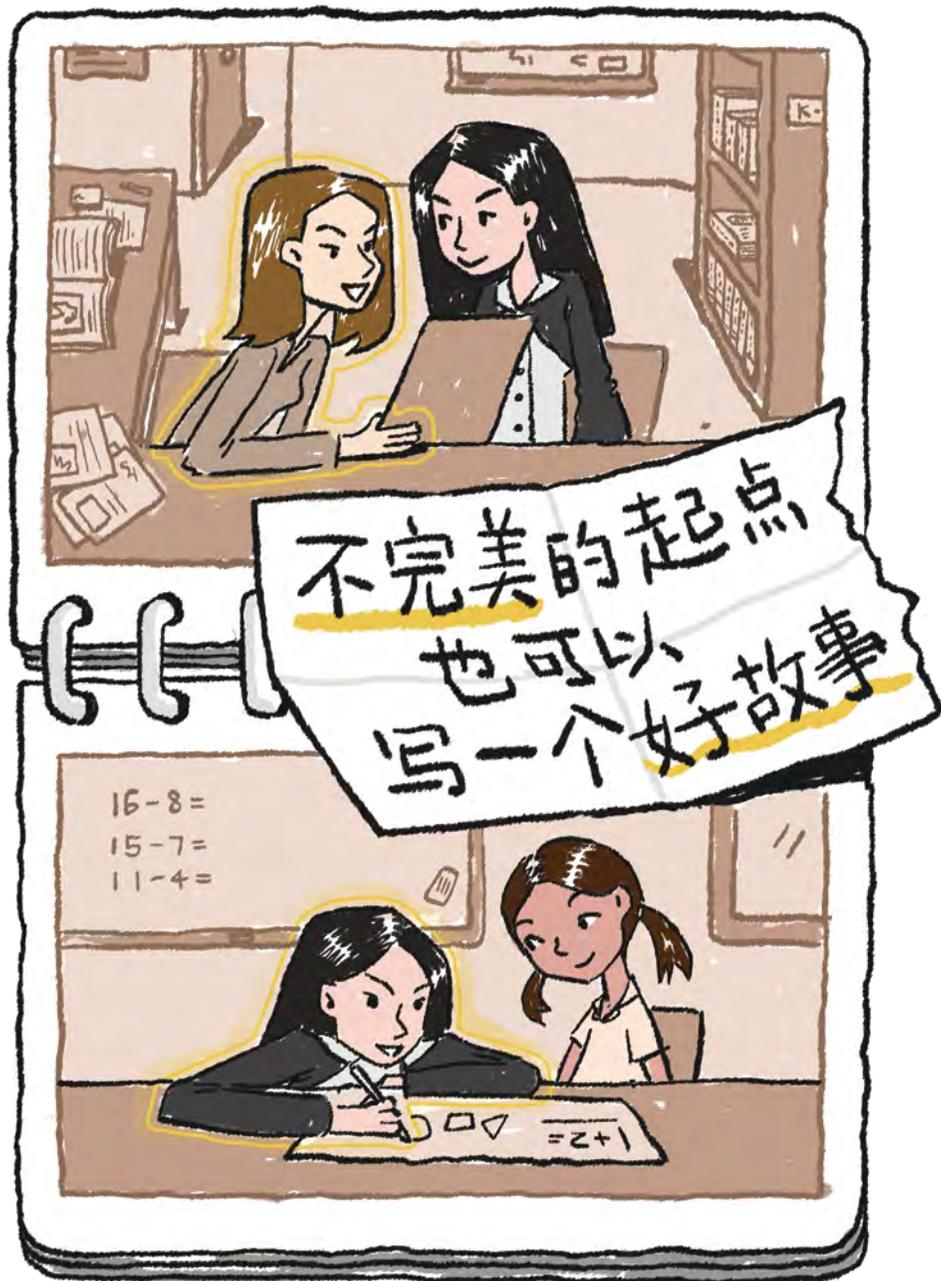
“而且奥斯汀那个地方比较安全。在德州戴着牛仔帽、喝着仙人掌汁、吃着烤肉，这像是我想追求的幸福生活。”他说。

“幸福生活、成功事业” (happy life, successful career) 是西浦希望学生们达成的目标。席酉民校长曾经说过，希望同学们都能追随自己的兴趣：把兴趣做到极致，能成为有造诣的专家；利用兴趣去进行资源整合，能成为有领导力的行家；哪怕机会没那么好，但按照自己的兴趣去不断地追求，也能成为有着幸福人生的一个人。

“这段话对我的观念影响特别大，我现在就觉得，管别人怎么说呢，人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薛嘉琪说。

“如果我做得好，可能会成为机械工程领域的顶尖人物或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人。但就算没成为又怎样？我做了一辈子喜欢做的工作，玩了一辈子喜欢玩的‘玩具’，还能养活自己，这样的幸福我觉得挺好。”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这既是哲学的第一命题，奠定现代文明的逻辑与科学，也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学生张雨晴四年大学之路的写照：“在西浦，我一次次试炼自己，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蜕变和成长。”

今年的申请季，张雨晴拿到了伦敦国王学院的offer，成功升级到人生的下一阶段。

从一个不完美的起点出发

2017, 福建厦门。在读高中的张雨晴在一次宣讲会中偶然接触到了香港岭南大学。“那是一个可以大二再选专业、全英文教学、人文社科科研实力很强的读书环境。”张雨晴对历史、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听到这些介绍后，她一下就来了精神，把岭南大学列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可惜高考失利，她收到了岭南大学的拒信，在人生第一个交叉路口被迫转向。

在亲戚朋友的推荐下，她将目光转向了西交利物浦大学，这所无论是学习环境还是教学模式都和她的梦校非常相似的大学。

没想到，西浦成了她的救赎。

2018, 江苏苏州。“中国到底有多久的历史？”中国研究系的 Pawel Zygadlo 博士在课堂上抛出了这个问题。这门“中国与世界”课程是西浦人文社科学院为大一新生开设的通识教育选修课。

张雨晴按照惯性思维开始思考年份，“但 Pawel 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无数细流汇集成的大海，探究中国历史，需要不断去考究与实证。他的讲解和以前高中时学历史的感觉很不一样，觉得一切都立体了起来。”

就这样，被老师和课程所吸引，张雨晴选择了中国研究专业。

师傅领进门

张雨晴的专业有一百多人，大部分都是国际生。大二专业课开始后，问题初见端倪。第一难是课堂辩论，“老师抛出问题后，国际生总能迅速给出答案，而我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犹豫不决而失去发言的机会。”第二难是如何用批判性思维看待一篇论文的优缺点，“很头疼，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带着疑虑，张雨晴找到了Pawel，“他说在以后的课堂上会更加关注没有发言的同学，主动邀请他们进行回答，回答正确与否并不重要。”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张雨晴有些懵，“不正确的答案为什么要讲出来？”

有次课上，Pawel组织大家进行角色扮演活动，张雨晴主动挑战了职场上级的角色，与同学扮演的下属一起完成对职场文化活动的情景再现。在通过表演去学习、理解文化的过程中，她突然意识到，其实回答的目的不是对与错，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课后，意犹未尽的张雨晴找到Pawel，想了解“面子/人情文化”相关的课题。于是老师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带领张雨晴和另外几位对文化感兴趣的同学开设了工作坊。“每周我们都有一个主题，

大家看完书之后，就这个主题进行讨论研究。我还结合自己的方言闽南语写了一篇论文。”

这次经验激起了张雨晴对研究的兴趣。大三，她申请成为了Ceren Ergenc博士的研究助理。然而上任第一天，除了知道这是一个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其它全都无从下手。“但是Ceren从来没有表现出不耐烦，她告诉我，这就是学习的一部分，也是双方携手共进的过程。”

后来，这次研究的方向也被张雨晴运用到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中。“Ceren知道后，帮我联系了很多潜在被采访对象，每次看到和我的研究有关的、她认为有帮助的文献也都会主动分享给我。”

除了学业和论文，张雨晴还面临申研的压力，她本想申请历史方向的专业，但怕自己知识储备不够，达不到学校要求。

没有陷于自我怀疑中，张雨晴向学院里主攻历史方向的Emily Williams博士寻求帮助。“她首先肯定了我的能力与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焦虑，然后帮我分析了我的竞争力与优势，就专业选择给了我全方位的建议，甚至

后来还帮我修改了文书。”

学期快结束前，张雨晴收到了Emily的邮件：我看见了一个女生从害羞安静到成熟自信的转变与成长。

“选择中国研究专业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张雨晴说，“可能这个专业在西浦不太起眼，但是它却有一群最棒的老师，总能给予我们最及时有力的支持。”

“他们对教育的热忱和对学生的负责滋养了我，也塑造了我，使我成为我。这也影响了我的研究生申请方向：教育和教育政策，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教育工作者。”



修行在个人

确定方向后，张雨晴马不停蹄地给自己找到了一份教育行业的实习，从学生转换为老师，给一位丹麦小朋友Nora辅导数学。

二十以内的加减法是张雨晴课堂的第一章节，“站在我的角度，这是特别简单的学习内容，一两节课就可以学会。”Nora却不这么想，苦恼地掰着自己十根不够用的手指支支吾吾回答不出。

“我突然意识到成年人认为简单的，在小朋友那里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困难，会因此而感到挫败和苦恼。”回

想起学院老师对自己的鼓励与表扬，张雨晴对Nora说道：“没关系，你已经做的非常棒了，老师和你再努力一次，我们一起解开这个数学题。”

在张雨晴的一句句安慰和鼓励下，Nora唤醒了对数学的兴趣，反复训练几次后，她很快就掌握了简单的加减法计算。张雨晴想，教育工作者的语言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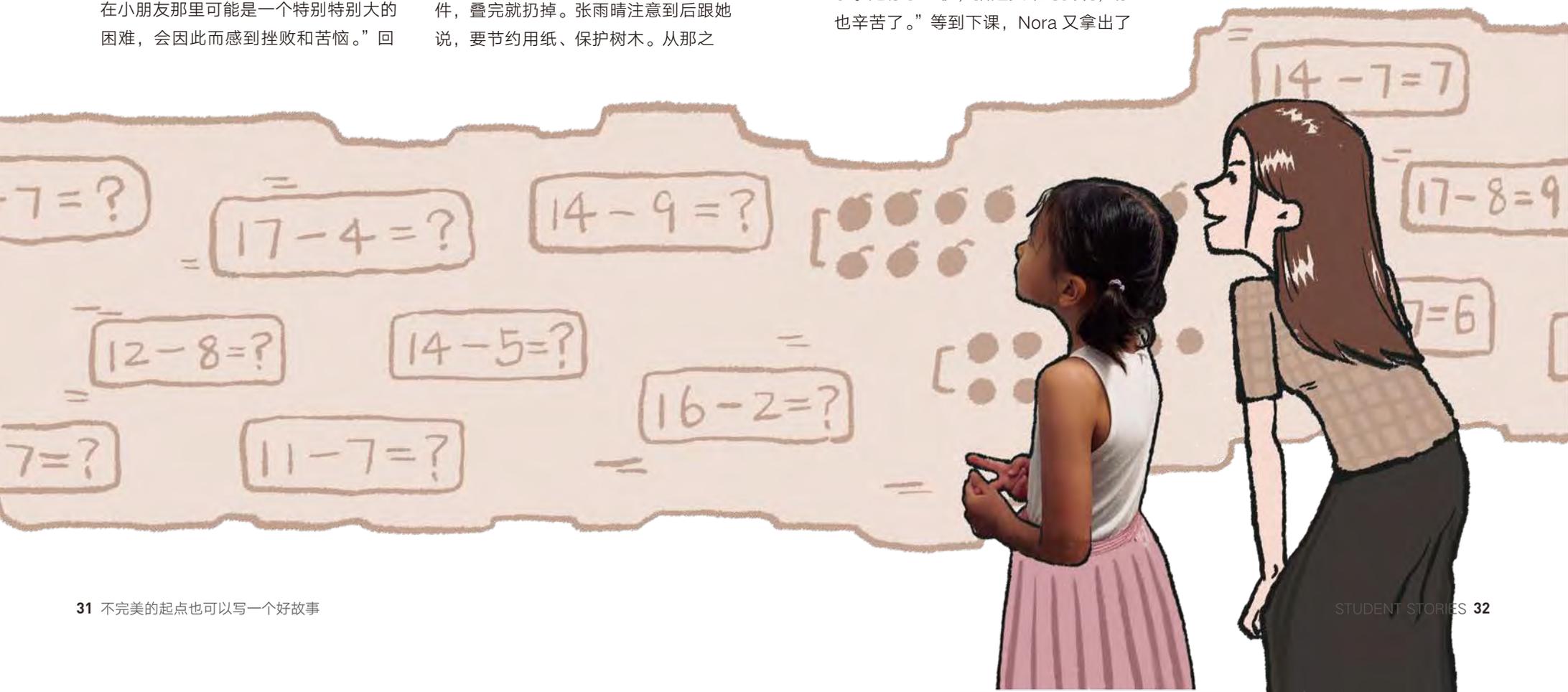
Nora很喜欢用餐巾纸叠各种小物件，叠完就扔掉。张雨晴注意到后跟她说，要节约用纸、保护树木。从那之

后，Nora就记得把给小兔子盖的“纸巾被子”小心收好，反复利用。后来，只要看到张雨晴拎着塑料袋，Nora就会板着小脸严肃的对她说：“塑料袋是不好的，你在对地球做坏事哦。”

比起严肃的师生关系，更多的时候两个人会像朋友一样相处。“一次上课前，Nora因为妈妈出差不在家而伤心，看到我来了只能乖乖收起情绪，瞪着困倦的眼睛努力听课。我对她说，你辛苦啦。她停了三秒，抬起头来对我说，你也辛苦了。”等到下课，Nora又拿出了

自己画的三幅画送给了张雨晴，说道：“你更辛苦。”

“教育真的是一个太神圣的职业了。”在学校里，张雨晴是学生，能感受到老师们不只是在教知识；而当自己成为老师，对学生产生了影响，她更对教育者的身份产生了敬畏之心。“我在老师们身上看到了光，我也想把这些光传递出去。”



不完美的起点也可以写一个好故事

大四这年，张雨晴在申请季再次收到了梦校的拒信。“好像我每一次都会差一点，中考离想去的高中差一点，高考离香港的学校差一点，如今申研也是如此。”

“但回首我在西浦度过的四年，我很悦纳命里的这些差一点。”

四年时间，她在西浦收获了国际化的学习环境，科研经历，和一群最棒的教授，在他们的引领和护航中，顺利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西浦提供给我们在不同领域自我开发与探索的平台。这种探索不仅是向外对专业发展的探索，更多的是向内的自我探索、自我理解与自我丰盈，别人的眼光枷锁早已被我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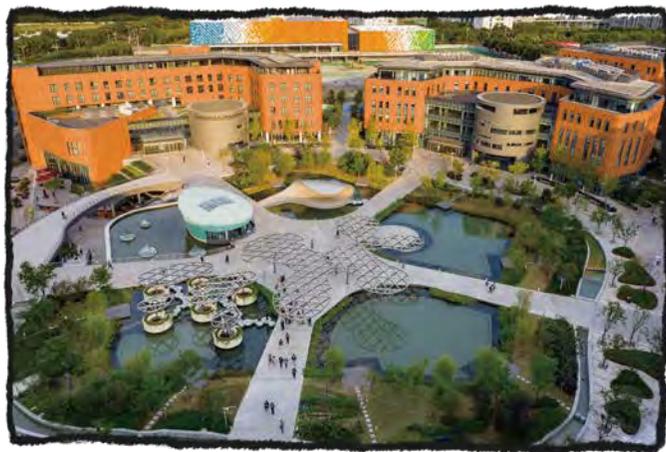
“长大就是要学会接受不足，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被西浦录取后，张雨晴写下的话。如今，她相信不完美的起点也依然可以写一个漂亮的故事，拐角处才是真正的幸运。

果然，很快，一封来自伦敦国王学院教育专业主任的邮件为张雨晴带来了

新的方向。邮件里说：“我喜欢你过去的人生、经历和对教育行业的愿景，我相信你的到来可以给我们专业带来新的活力。我诚挚地希望你可以来我们专业念书，和我们一起在教育行业创造无限的可能。”

读着邮件，张雨晴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港湾。“与梦校失之交臂并不遗憾，我找到了一位理解我、愿意和我并肩作战的好老师，我很开心也很满足。”

毕业在即，张雨晴就快从西浦出发驶往下一站，她说，希望有机会还能回来，不过是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就像西浦用最好的教育唤醒我、点燃我，我也希望带着我的知识与研究回到最初的起点，在教育事业里散发自己的光和热。”



张雨晴曾担任人文社科学院师生联络委员会主席，促进学生间、师生间交流。



经历疫情下的低谷与绝望 狂揽耶鲁等13项名校录取



邓越骞大学四年，疫情伴随他两年半。

刚进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时候，邓越骞就被往届毕业生亮眼的国际化升学数据所鼓舞。理所当然地，他相信：我也会是其中一员。

待选完专业、进入生物系学习，他发现，生物信息专业的毕业生升学质量较全校数据更为优异，一届一届的学长学姐，踏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全球顶尖名校升研之路。

邓越骞喜欢“拆解”学长学姐们的成长案例，从中他发现了一些具有共性的关键词：SURF暑期科研、iGEM国际竞赛、知名院校的“夏校”项目、科研类实习……

“看了前面同学的案例，我感觉到榜样的力量。我也想试图按照他们的路径走。”

大二寒假前夕，他兴致勃勃规划起自己的蓝图：

“我非常好奇，应该怎样把大二暑假安排好？我把学校里能联系到的学长学姐都问了一遍。”

在同学的帮助下，他联系到一份实习；对国内外各种暑研机会，他不断分析比较、着手准备申请……

“这些计划，最后因为疫情，一件都没有实现。”

2020年春天，他在家上了一学期的网课。秋季返校后，学习状态始终调整不过来，“有种比较虚无的感觉”。直到期末考试，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失利，当头一棒，从踏出考场的那一刻起，他醒了。

在绝望中徘徊的日子，他曾经问生物系的孟佳老师一个问题：

“我们这一届，会不会是最差的一届？”

关于这个问题，经受疫情考验、狂揽耶鲁大学等13项顶级名校录取的邓越骞，和同学们一起给出了答案。

以下是邓越骞分享的故事。



“我喜欢自己设计一点学习方法”

疫情发生前，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挺顺的。

我老家在山西晋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对我说：“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朋友。”在自由、受尊重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对于学习，我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从中学起，我就喜欢自己设计一点学习方法、学习思路之类的。但这和当时的环境并不匹配，因为你很难有自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初高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得心应手。

高考出分后，抱着“与其上一所普通211，可能来西浦更合适”的想法，我来到了西交利物浦大学。

以前我曾想象：大学是类似于“高中的升级版”吗？来了后发现，西浦完全是一种“自己寻找自己生活方式”的模式。有了更合适的环境，我的想法可以更好地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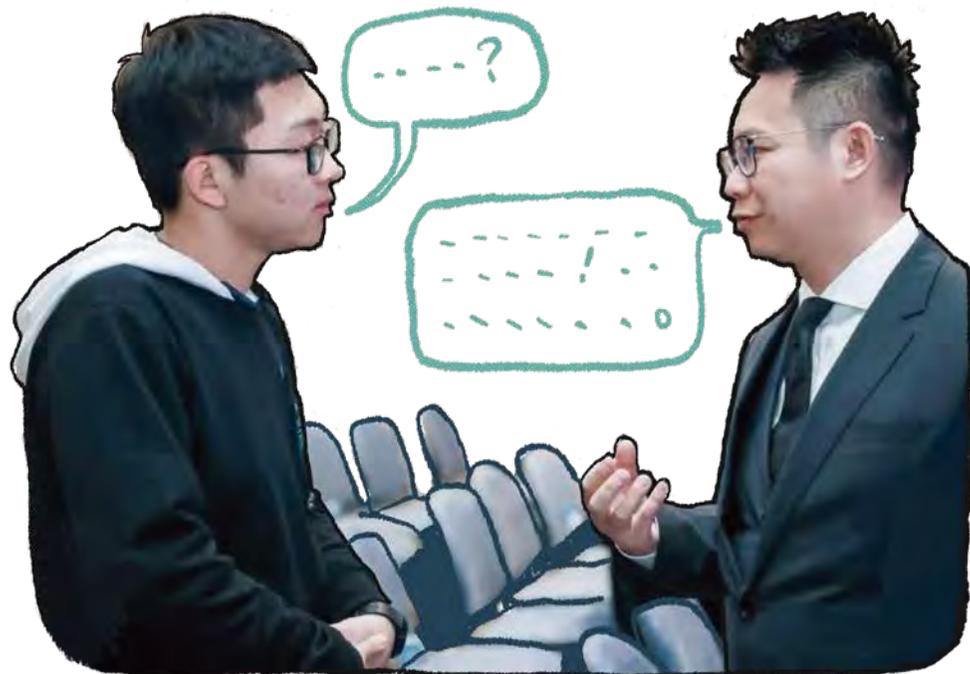
新生报到后不久，我一个人去了趟图书馆。

走到门口闸机，我看到前面的人好像在刷ID卡，我也跟着刷了一下，就进去了。第一次进图书馆，找了一两本书看，当时就觉得：这地方挺好的，我喜欢。

在同学中，我可能算不上“学霸”，但我肯定属于“在图书馆待得时间比较长”的那类人。

大学的学习进度明显比高中快很多。比如有一节数学课，老师说这节课的量放到高中可能得教一个月。我逐渐演练出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做好预复习、作业提前做、多去图书馆，学习还算是得心应手。

记得大一第一门微积分考试，我考了班级前五。我进校时的高考分数并不高，这次的突破是一个关键点，让我觉得“后面可以学”。



“跳上去需要额外的时间精力”

大三的“危机”爆发时，我同时面临几重压力：课业、科研，还有英语。

我的英语基础比同学弱一些。山西省的高考是不考英语听力的，我们高中三年都没有练过听力。进校做英语能力评估时，我连老师介绍的考试流程都听不太懂。

到了EAP（学术英语）课上，我主动坐到靠前的位置，这样和老师的交流互动比较多；下了课，有什么问题我就当场问，或是提前写好作业、向老师寻求建议——最开始确实紧张，问问题之前先在纸上用英文写下来才敢开口——

而老师总是很积极、耐心地引导我，即使我说得不清楚，他也能听懂。

西浦三年多的积累，让我的英语能力有了实质性的提升，特别是整体思维能力的进步。因为西浦给的环境足够好，上完两年EAP课后，大家整体的英语水平都会上去，很快能达到用英语和老师交流、用英语做汇报做演讲的要求。

不过，我和同学之间的“相对距离”依然存在。比如身边有同学，考托福一次就过，这让我对自己也产生了高估；事实让我受了点打击——想要消除落差、想要“跳上去”，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

托福和GRE考试需要训练量的累积。结果就是大三的我“在夹缝中求生存”，短短几个月内要把托福提升到理想分数。

那段时间，所有没准备完的事情、没做完的题目，就像海浪一样拍打上岸。

参加创业培训分享会

“死里逃生”

最大的压力，从大三第一门课考砸开始。

当时一考完，我就觉得问题很大。我发现落下的东西太多了。我下定决心，从第二天起，把自己切换到一个主动的、紧张的状态：做好复习规划、做好时间管理，每天都是冲刺状态，一天的空闲时间甚至压缩到只有五分钟……

当我死里逃生地把后面几门课都拉上来，差不多到那会儿，才结束了疫情对我的影响。

后来考试出分，数据库那门课，我排在本专业前三四名，其实不算差。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紧迫感被唤起了。

我发现，当我调整到一个非常高效、非常亢奋的状态，之前看起来高渺的那些目标，变得都可以实现了。

有一次和孟佳老师聊天，他说我们这届的申研情况很不错，包括上一届也不错，但是还有一些顶尖的学校没有够到，比如耶鲁。我当时就留了个心——我想试一试冲刺耶鲁，万一试出来的话，也能为后面的学弟学妹开条路。

我保持了一整年高强度的战斗状态，直到去年12月申研出结果——

我陆续收到耶鲁、卡内基梅隆、约翰·霍普金斯、伦敦大学学院等名校的13项研究生录取。

补齐最后一块短板

受疫情影响，我的科研经历确实没有前几届同学那么完整。

大三暑假前夕，我联系孟佳老师，申请进入他的实验室做科研。孟老师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机会，给我安排了一个和我的申研方向很对口的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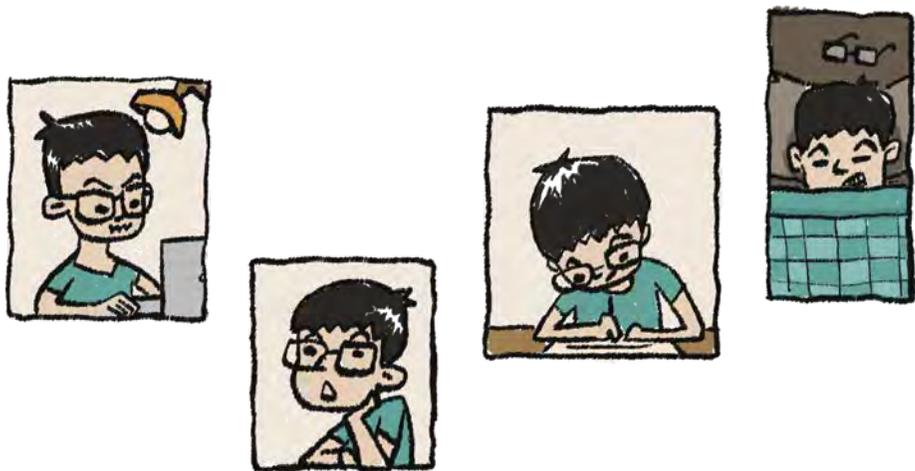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关于RNA修饰，生物测序技术和计算机领域的交叉课题。从课堂上学过的基本知识，转化到解决科研问题，前期适应还是有一点困难。在博士

生学姐的帮助下，我自学网课资料，去理解计算机所需的逻辑和数学语言，把机器学习工具这部分内容自学起来。

暑假过后，在孟老师的建议下，我延续这个课题方向，把它拓展成我的毕业论文，继续往下推进。

这成为我本科期间一段非常关键的、正式的科研经历，也成为申研时的很大优势。

在上实验课的邓越馨



打破雕塑， 把碎片铺成通往未来的路

曾经关于未来的设想和计划，就像一尊高大而精巧的雕像。那是一个大学新生很乐观、很理想的状态。

但大学生活并不总是一路高歌猛进。当各种压力堆叠，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当时觉得难度巨大甚至绝望的瞬间。

但我可能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目标很大，怎样才能把它从抽象的概念分解成可以实现的具体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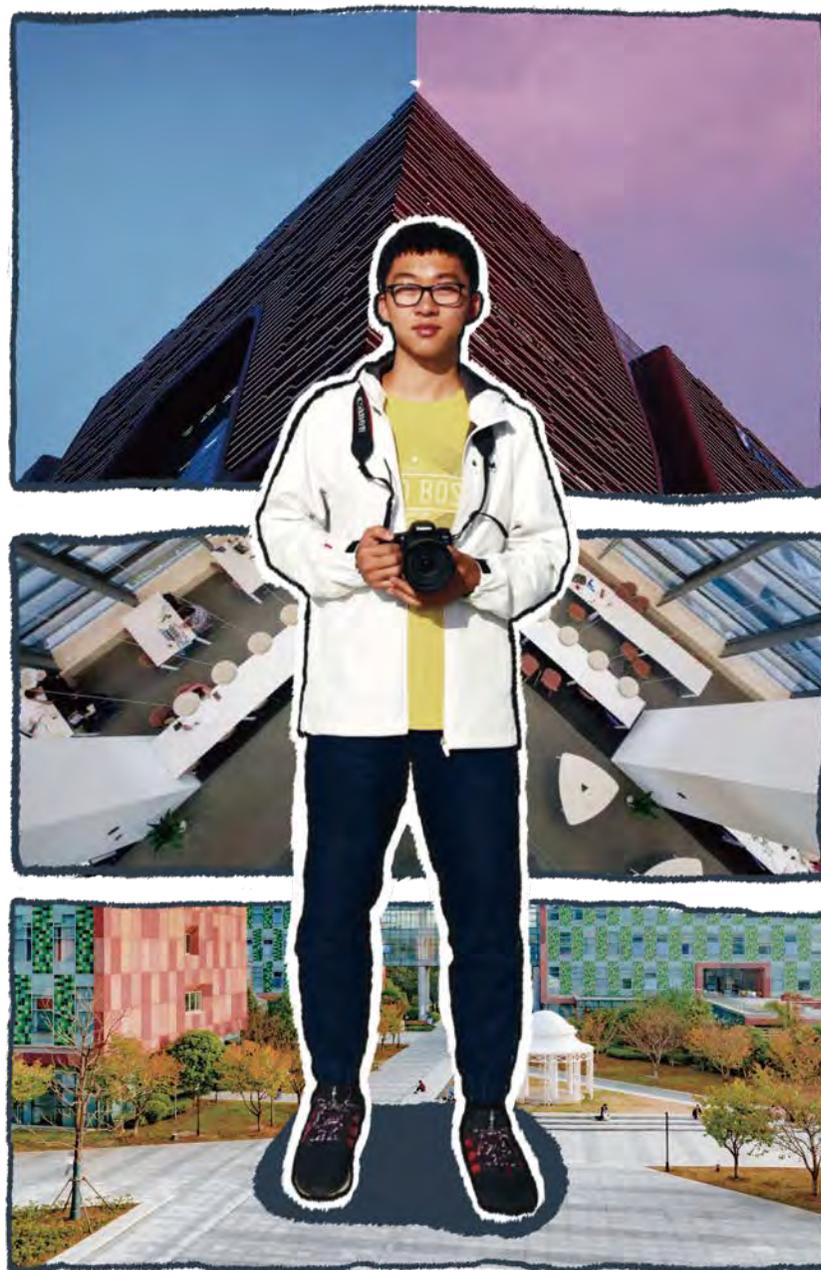
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可是当我埋下头专心做事的时候，我已经没那么

浮躁了。就像雕像破碎之后，化作了粗糙厚实的路面，让我踩着一步步往前走。

在收到的13个研究生offer中，我选择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生物学专业，今年秋天将前往美国深造。

关于未来，我不轻易恐惧了，不是我变勇敢了，而是我知道有的恐惧是假的。

正是在高点和低点的碰撞里，才决定了我未来将去向哪里。





“傲慢”与“偏见”

西交利物浦大学2017级安徽生源里，来自池州市区的只有一个学生，她叫韩志阳。父亲给她选的大学，认同西浦国际教育的自由开放。

韩志阳是有点小叛逆的人，高中的时候就不怎么循规蹈矩。她有一颗冲破藩篱的心，曾经梦想成为战地记者，即便是牺牲在战地上也绝对好过庸碌无为。为此还特意报名参加过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的自主招生。

当父亲让她看看西浦时，韩志阳内心其实是有略微抵触的。“因为了解不多，总感觉不如传统院校名气大。”

她是带着一点偏见来到苏州的。



“我曾经以为的叛逆，在这里原来只是日常。”

半个学期后，她就改观了。

她说遇到的老师都很好，大一时看到一位EAP老师跪着给学生讲题，当时特别震撼，还忍不住拍了照片。“尽管这里面有文化差异，但原来学生和老师之间还可以是平等的！**我们可以跟他平等自由地交流，并不是说我一直要仰视他。**”

她试过把头发染成金色、红色、绿色。不同大学有不一样的风格和包容度。“在西浦，老师们见了我都只夸我很漂亮，不会因为我的发色或穿着来评判我是个‘好学生’还是‘坏学生’。”



“我想做什么，没有老师对我说这不可以，他们会鼓励我不要限制自己，给我打气说‘你一定行’。”

西浦的开放和包容让她一度自嘲：“我曾经以为的叛逆，在这里原来只是日常。”

作为一个Young Adult（年轻的成人），很多事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好，她不再需要用“叛逆”来表达某种抗争。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评委与
韩志阳团队
交流



家人都觉得女孩子适合学会计。韩志阳通过大学第一年的探索，从会计专业转到她更感兴趣的金融数学专业。

大一还没接触专业课，暑假时韩志阳想找份实习。她凭着中学时的文字功底，应聘进学校旁边一家创业公司，做新媒体宣传。

进入公司后，她了解到公司是做系统业务的，通过大数据分析帮助工厂提升机器运转效率。那是她第一次接触Python，前辈学姐让她入个门，她就开始跟着学写代码。

大二时，学姐带她组队参加学校和企业联合举办的“出行新体验黑客马拉松”，韩志阳出任队长。他们的团队在与来自全国高校和社会团队的150余位创客同场竞技中荣获了优胜奖。

当时他们设计了一个微信小程序将电梯和互联网连接，志阳回忆说：“场

景是在高层楼宇里，如果人们在家里或办公室里就能预约上下电梯，然后通过算法得知需要等待的时间，这样人们就能更自由地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

主办方迅达电梯亚太研发中心的代表评价他们的表现已相当接近工程师的思维。

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她的实习经历里又有了PNP、东吴证券、德勤……有些人会纠结选哪个赛道、有些人很在意机会成本、还有人焦虑没有方向，韩志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你永远不知道哪条赛道是对的，我还不如先走好脚下的路，保持开放的心态。**”

提到大一时那段从新媒体运营转写代码的经历，她说：“那是一段很好的体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再忙也不落下一节课



刚结束剑桥大学硕士专业的申请面试，韩志阳有感而发，随后给数学系的周友洲老师发了一封邮件：“在面试中，那些名企的实习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光环，反倒是我本科这些每一节不落的课，让我在面试中有话可说，能告诉剑桥的教授我学了什么、怎么去学的。”

志阳清楚地记得，大四时有一次做小组作业，她们想深挖下去，就去请教这门课的老师周友洲博士。老师特别高兴，滔滔不绝给他们讲了两个多小时还意犹未尽。

受疫情影响，即使是线下教学，西浦的课程也同时提供线上线下结合和录播回放多种形式。不少同学选择放弃线下课去实习，晚上再看录播补课。

周老师叹息过这件事，他觉得学生们怎么都想着去上班，而不来听课。

“周老师很热爱讲堂，当时听到他的叹息，我觉得很心疼老师。”

志阳说她很喜欢系里的氛围，像周友洲、Cihangir Kan、杨欣瑶、洪毅、史历、苏炯龙……这些教过她的老师都是名校毕业、学术功底深厚，而且随时去找他们问问题他们都在。

像她一样，受到周老师人格感召和影响的学生不在少数。韩志阳就是再忙，也从不下周老师的一节课。

周老师回复了志阳那封邮件，说他很欣慰看到志阳在他的课堂上收获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他一定会告诉下一届学生这个故事。

她陪她一起哭，哭完两个女孩拿出纸开始画思维导图

夜里11点下自习抬头望见数学楼前的樱花



大四，等申请结果的那段日子，拒信一封接一封地到来。她和好友，两个同样在苦等中的女孩子经常一起抱头痛哭。

直到有一天，好友苦尽甘来终于等到了梦校的录取通知。

“突然她就解放了，然后我还在煎熬。”

好友和几个同学谈论起出国前的准备，志阳想到邮箱里积攒起的拒信，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她学业和英语成绩都不错，也有丰富的实习经历，但阴差阳错让她在第一次申请海外研究生时全军覆没。

“我觉得我好惨啊。常常怀疑，为什么是我？”泪水决堤的背后是可怕的自我怀疑。

在最黑暗的时刻，幸而有好朋友在身边。

“她陪我出去哭，哭完冷静下来。我们拿张纸开始画思维导图，想一想退路有哪些、方案有哪些，理一理思路就清楚一些。”

她说，冷静下来发现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就是一定有路走。

“焦虑的反义词是开始，你得有个行动做起来。”

“人生的机遇并不是每一刻都能抓上，你可以等一等。”

韩志阳一手抓实习，好好表现争取转正；一手抓学习，为来年再申请做准备。周末、节假日她几乎都用来补功课。

有一天，韩志阳在MA楼机房写毕业论文，她遇到了瓶颈。“我给Kan发消息说论文卡壳了，有一个地方实在不明白，想请教他。”

Cihangir Kan博士是她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志阳的刻苦努力给Kan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Kan也很关照这个学生。

志阳发消息时，Kan应该是在球场上踢球，因为过了没一会他抱着足球出现在MA楼机房门口，跟韩志阳讲了半天。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怎么放假都在学习，你要take it easy，不要再学了。”

Kan知道她申请失利后，劝导她：“人生的机遇并不是每一刻都能抓上，你可以等一等。”

一周有三天她都在实习，晚上7点回到宿舍，实在太累就睡一会，8点起来吃点东西、然后看书复习。睡前听着老师上课的录音，脑子里推演着公式，直到入睡。另外两天上课，周末泡在系里的机房做题写论文。

“上班时就全心全意工作，学习时就认真学习，抽空哭一下。”

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还好有暖心的室友为伴，她们都很照顾她。

志阳在准备雅思口语考试期间，有时夜深了还在宿舍练习，室友们都很支持，还陪她练习对话。

当志阳告诉Kan再次申请的捷报，老师由衷为她高兴，并对她说：“You should be the one who decide.”



探索可以是开放的，但路一定要脚踏实地地走

去年6月，韩志阳幸运地抓住一个转正的机会，正式成为一名德勤人。在正式入职之前，她还利用两个月时间考过了两门注册会计师的考试。

公司里人才济济，有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培养的毕业生。西浦的校友也多，学长学姐很照顾后辈，教她很多东西。

经历了之前的挫折，韩志阳用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努力，将生活拉回正轨，重新建立起内心的秩序。

“就像Kan说的那样，人生的机遇并不是每一刻都能抓上，有的时候等一等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2022年初，整个长三角都受到疫情的影响放慢了节奏。在居家的日子里，韩志阳开始尝试再次申请海外的大学。

带着对自我新的认知再出发，她从校友那里获得了许多资讯和帮助。这次，帝国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英美名校都向她递出橄榄枝。

她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系统工程专业，这是工学院开设，但同时可以上沃顿商学院的课程，选课方向十分自由，可选的如纳米科学、生物机器人、数据科学，等等。

“西浦给了我选择的机会，入学时我从商科大类中选了会计，后来因为兴趣又转入数学系。数学作为一个基础学科，给了我一个开放性地选择硕士专业的机会；系统工程这个硕士专业又给我比较多的可能性，未来转码或转金融都可以。”

“我计划第一年结束后先找一份实习试试看，总之要多给自己选几条路。”

对未来，韩志阳保持一贯开放探索的态度，脚踏实地地把握住眼前的机会。

会讲故事的设计师说： 反内卷的人生需要差异化竞争



彭啸林形容自己的读研之旅，是“一场为期两年的环球旅行”。

从西交利物浦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毕业后，他申请到了由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合作的跨学科项目“全球创新设计”，毕业后将被授予艺术和理学双硕士学位。

作为学制的一部分，他目前在东京大学下属的DLX实验室，参与机器人研发和高速摄像机应用的相关研究。同时他还在上清华大学的在线课程，尝试与团队伙伴一起创建一个面向后疫情时代的时尚概念品牌。今年8月，他将离开东京，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

“从西浦毕业后，我有幸在各种不一样的场景里，反复锤炼我的设计能力，每个目的地都带来不一样的成长。”啸林说。

“学会理解人、学会讲故事对设计师非常重要。我不是最会画画的设计师，但设计思维是我解读世界最重要的方式。这或许也是我后来能获得很多机会的原因。”

“从兴趣中找寻机会，去进行差异化、个性化的竞争，这是西浦给我最宝贵的礼物。”



“讲故事也是设计的一部分”

台下坐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老师，啸林站在台上分享一个故事：他和队友做“包子机”的故事。

“包子机”源于专业课的一个小组作业。当时导师让各小组选择一个特定的职业，通过设计来改善其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

“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的包子铺都很小，在狭小的空间里进行着相当重的体力劳动。”啸林说，“学校附近的文星广场就有一家包子铺，有位老奶奶每天在里面搬蒸笼，蒸笼又大又重，而且温度很高，她的手上有很多烫伤的痕迹。”

基于这个“痛点”，他和队友们设计出一台半自动化的、集成式的机器，把和面、揉面、蒸包子等所有步骤都在里面完成，“一台机器就是一个包子铺”。

“现在回头看，这个项目还比较青涩，但那是非常好的一课，是我接触设计思维的开始。”他说。

除了参与前期创意和设计工作，啸林承包了后期的“故事包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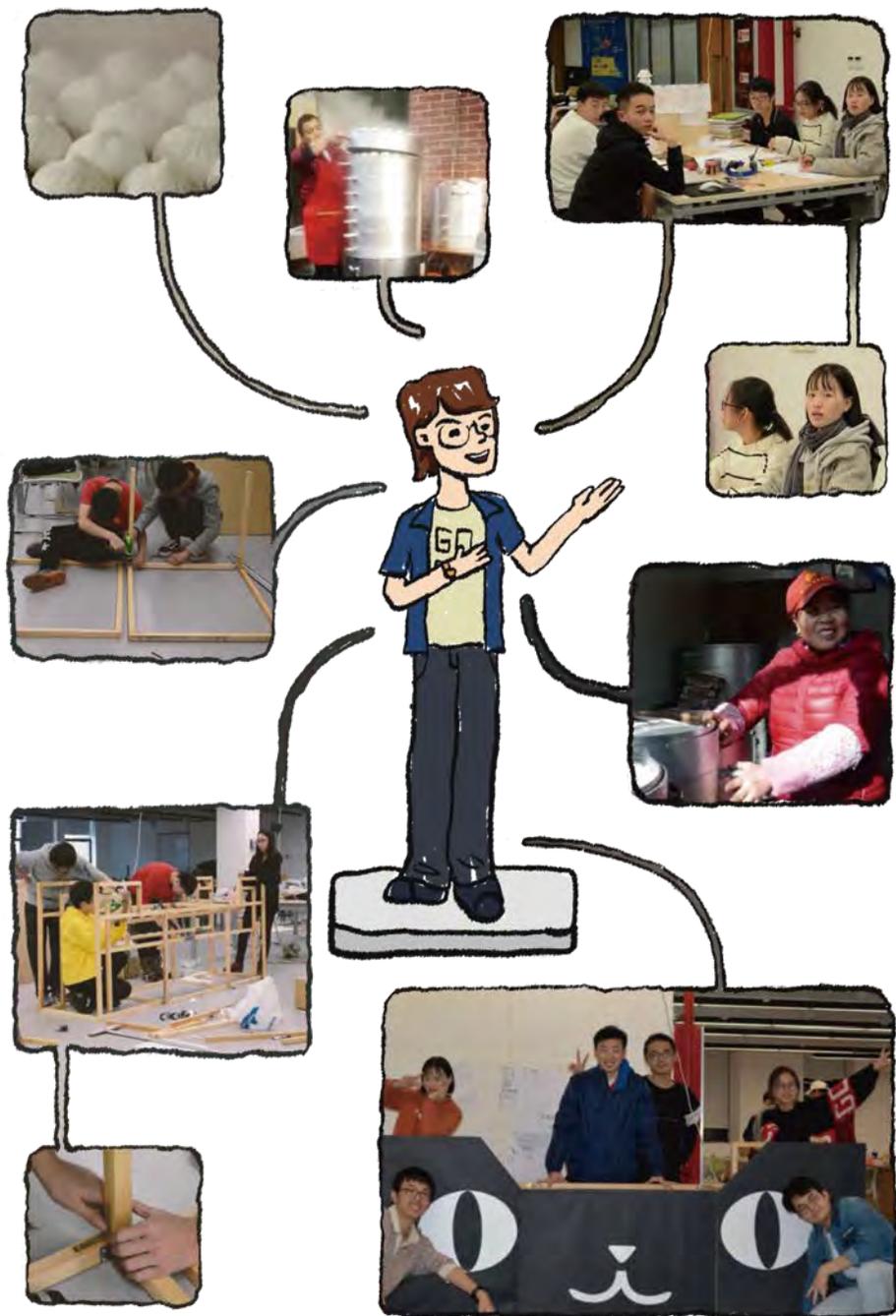
“什么是‘包装’？——就是我如何去讲好这个故事。”

“当普通人看到一张海报，可能觉得那是一张好看的纸；但作为设计师，我知道它背后是有故事的，我希望把它运用在一个确定的场景，给我的用户带来特定的感受——它得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课程结束后，啸林带着包子机项目参加了iLEAD（西浦领导与教育前沿院）举办的研究导向型学习大赛，荣获第一名，此后他多次受邀在iLEAD举办的活动中担任学生演讲嘉宾。

“现实情况下，设计师并不能参与整个产品链路的设计与规划，对于怎样营销，设计师也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可是我想去做更多的事情。”

“设计师的工作不应终止于草图或模型完成的那一刻，讲故事本身也成为我设计项目的一部分。”



“把团队作业当成一场游戏”

大三的专业课上，啸林和同学一起做了个艺术装置，叫“人事无常”。

这是一门工业设计与数字媒体艺术的跨专业课，同学们围绕“时间”这个命题，把抽象的概念用科技手段给具象地呈现出来。

啸林所在的小组开发了一款游戏。“我们提前设置好许多个不一样的人生轨道，通过掷骰子，给玩家随机分配一个人物，然后你沿着系统分配的人生道路，在非常多的随机性事件里，过完你作为游戏人物的一生，变的是喜怒哀乐，不变的是无常。”

在这个跨专业的团队项目中，啸林体验到“思辨设计”的乐趣与对思维的锻炼，同时也经历了对自身角色的认知。

“不同专业的学生，拆解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模式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就非常考验合作中的沟通能力。我一直要求自己，要成为团队中一个好的、沟通的桥梁。”

“要做成一件事，需要哪些资源、哪些技术，怎样去规划、把控时间节点——不一定说我非得是‘队长’，但我会主动去考虑方方面面、推动项目进展。”

喜欢沟通和管理，一开始是性格使然，后来他发现了对自己职业发展的意义。

“光埋头做好设计是不够的，在深挖专业能力的时候，设计师不能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比如西浦有很多团队作业，有的人不喜欢，因为团队合作很烦啊，你会遇到很多矛盾——如果你用学生思维看这个事情，那它就只是一个作业而已；但我从不把它看作作业。”

每当遇到挑战，他告诉自己：“要撑住！”

“我会把团队项目当做一次练兵，甚至一场游戏。如果我跟最难搞的人都能合作、能带动他们完成任务，那我就通关了最难的部分，我的上限就会提高。”

“学校里的练兵，放在今后的工作场景里肯定是极度简化的，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石。”



光埋头做好设计是不够的，在深挖专业能力的时候，设计师不能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要撑住！

学校里的练兵，放在今后的工作场景里肯定是极度简化的，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石。



“重新思考自己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

大二那年，啸林跑过好多次工厂，就像一个真正的产品负责人，做一款即将投入量产的产品。

——这个“产品”，是他的独立设计项目：一个奶粉瓶。

啸林有记笔记的习惯，他会把生活中的观察，或是阅读中的灵感闪现，随时储存在自己的“灵感池”里。他的“灵感池”有这样一个洞察：奶粉罐又大又深，平时人们舀奶粉的时候，需要用手去接触勺子，既不卫生，也不便利。

他设计出一款便携式奶粉瓶：只需扭一下瓶体，奶粉就会从洞里漏出所需的奶粉量，免除了用手接触，瓶子的容量特别适合两三天的短途旅行。

“绝大多数学生作品，都是手工制作，这个项目难得的地方是，我去工厂里把它真实做出来了，完成度相对较高。”

从图纸到成品，每一个细节的确定需要与工厂、与不同工序的师傅商榷很多东西。“草图上动一笔，牵一发则动全身，我前前后后跑了很多次工厂。”

这款奶粉瓶后来入围了2017年红点设计奖的final list，也成为他申研作品集集中非常出彩的项目。

啸林从小对细节敏感，喜欢与美学相关、不确定和发散程度高的东西。学习工业设计后，他也曾因为画画不太好

而自我怀疑。“当时我不得要领、尝试转换赛道，我希望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重新思考自己作为设计师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

埃隆·马斯克倡导的“第一性原理”给他启发，引导他从更全局的视角看待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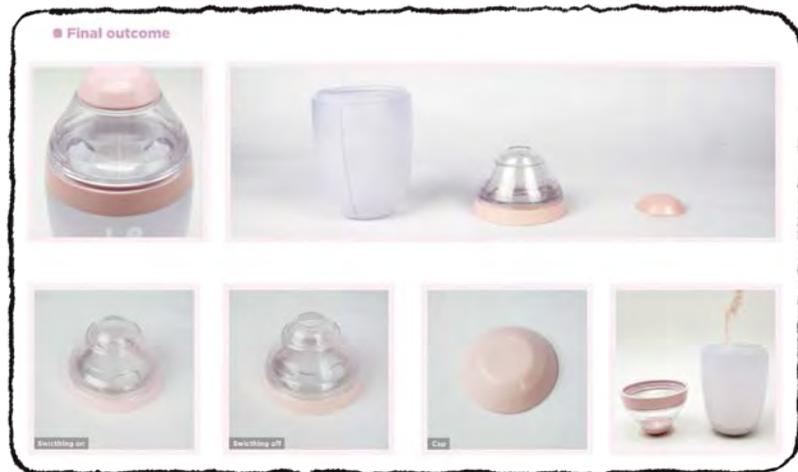
“设计是一个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我更关心的是背后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有哪些途径？”

“设计是我观测世界最重要的框架，但我的道路不会被框架限制住。”啸林说，未来他想尝试产品经理或设计咨询类工作，期望往更上游的决策岗位发展。

“我想过‘反内卷’的人生，‘反内卷’不是‘躺平’，而是从兴趣出发、进行差异化的竞争。”

高中毕业时，父母曾送他一份礼物，那是一位会书法的朋友提的四个字：“诚勤智坚”。

“感谢父母的熏陶，和之后西浦开放包容的环境，让我在本科四年里探索自己的可能性，成为更诚实、勤奋、坚韧的世界公民，拥抱变化，踏上旅程。”他说。





收到剑桥大学研究生正式offer邮件的那天，曹双源跟家人在一家餐厅吃自助餐。尽管在十四天前申请系统里就已经是预录取状态，按理说应该是十拿九稳了，但真的拿到offer他还是感觉很惊喜。

“申请剑桥前，我感觉这是一件希望不大但是不做会后悔的事，感觉像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不可思议。”

对于从小就喜欢游戏和漫画的曹双源来说，去剑桥这样的世界顶尖学府读书，并不是一件一直放在人生规划里于是水到渠成的事。

这是一次想要突破极限的尝试，而这背后支撑他的，是他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四年的经历。

这四年里，他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兴趣的创作方式和发展方向。他不仅是成为了更好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以下来自曹双源的自述。



“我谁也不像，我就像我！”

——电影《红衣少女》



我从小就很想讲一个我自己去写的故事。小学时学着做游戏，初中时跟着教程创作漫画，不停地用各种讲故事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做得没那么好，但游戏和漫画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兴趣爱好。我父母也很开明，只要不耽误功课，他们一直很支持我。

或许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想要做的”和“应该做的”很难两全，就是在充满摇摆不定的高中初期。我的家乡河北是高考大省，在那样的环境中，我知道高考确实很重要，但一边又放不下自己的兴趣。

可这就是生活，我们不能只有喜欢的东西和随心所欲，还有责任和梦想。既很累，也很美。就像那部在我高中中取

景的老电影《红衣少女》的主人公一样，挣扎之后，我也需要鼓足勇气做自己，去拉开未来人生的序幕。

高中三年我进步很快，我努力做好应该做的，等上大学以后，我就更有能力和精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大一开学刚到西浦时，不论是中心楼的宏伟、人群中浓厚的学习氛围，还是包容开放的课堂，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这儿的一切都有着热烈的生命力，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忍不住想要去做点什么。

大一那年中国漫画蓬勃发展。由中国漫画家第年杪创作的《拾又之国》获得日本发行量最高的连载漫画杂志



《周刊少年JUMP》力荐，出版单行本之后又进行动画化，这对于国内漫画家们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有更多人开始给JUMP投稿。我心里的那颗种子也破土而出，想着为了小时候的自己试一次。

我投稿了少年JUMP和Medibang Paint共同举办的“JUMPPAINT世界画技漫画赏”。我知道自己绘画的经验和能力还差得很远，所以在故事的叙事上下了功夫：其他人的漫画里都有很出人意料转折，我就讲了一个温情的、带有童话色彩的少女冒险故事，走了我喜欢的老电影剧本的风格，希望这样能体现出个性。

这种侥幸心理在看到同期投稿的其他国人画师的作品时被狠狠打碎了，

我不只是差得很远，在这些年里我甚至可能连垫底的资格都没有。我不是科班出身，短时间内我不可能像他们一样画得那么好，这是我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问题。

我放弃了这个没完成的作品，但依旧怀有对漫画、游戏、电影，对任何创造性地讲故事、表达自我形式的热情。

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我选择了影视艺术学院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它的课程有艺术也有技术，而我正需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术来弥补自己艺术上的不足。但那时的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专业让我在艺术和技术之外，找到了另一个方向。

“刚刚经历浩劫的人们来到甜蜜的村庄，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他们知道，我们的明天会比蜜甜。”

——《电影传奇》节目评电影《甜蜜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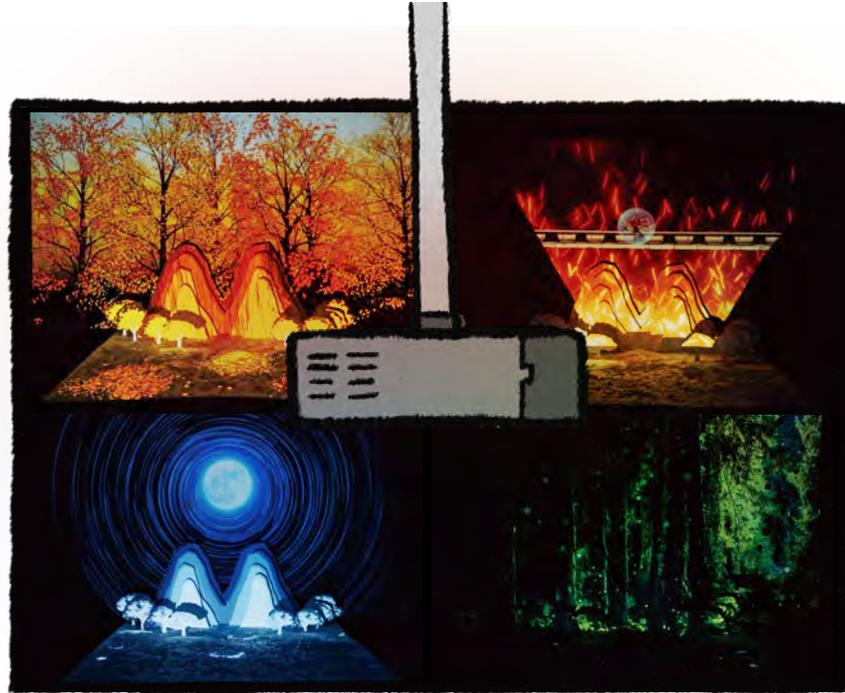
第一门让我觉得特别的课，是大二时罗承泓老师的数字媒体艺术概论。有一次的作业中我们要用艺术基础方法论去分析一个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我选择了我非常喜欢的游戏“超级马里奥银河”。这套方法论的核心观点是要用主题、内容、形式三个属性去解构一个作品，当我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一款游戏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尽管游戏的最终目的可能就是让人娱乐，但从游戏制作的角度来说，它肯定有着严谨的技术甚至学术层面的设计。

“超级马里奥银河”看似没什么主题，就是“马里奥”在宇宙银河里到处冒险，但我分析出的结论是，它用了一条暗线去讲述生命以物质的形式进行轮回。这个游戏里有一些关卡，玩家要帮

助“饥饿的星星幼崽”收集星屑，当收集足够多之后，小星星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行星。这条暗线一直在暗示玩家，宇宙里的每颗星星都会陨灭，但它们陨灭后会留下星辰，星辰汇聚起来又会变成新的星星。

我以前总觉得，严谨的方法论应该是用来分析严谨正式的东西，而不是游戏这种娱乐性的东西。就像研究这件事应该是管理学、生物学等专业那些学生的专利，而不是我这种“艺术生”该做的。但我跳脱出玩家和制作者的角度，**作为一名研究者去看待熟悉的作品时，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有趣经历。**

我想，艺术和研究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体的存在——艺术家也可以是善于刨根问底的学者。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想要走研究学者路线的契机，是大三刘芳老师带着我们做了交互式艺术项目“山之间”之后。在这个项目里，我们小组以电影《幽灵公主》为灵感，用投影、动画、游戏等形式探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命题。

项目结束后，刘芳老师问我们是否愿意继续深入，可以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去提升项目的呈现效果，也可以基于项目写一篇学术论文——在项目里负责游戏设计的我成为了唯一选择论文方向的人。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一篇分析交互设计的用户教程的论文，还成功发表在了2021年国际人机交互大会上。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正经地去做完整的学术发表。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个“轮回”：我通过不断学习别人已经建立的知识体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去丰富自己的观点，然后把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再发表出去分享给别人一起学习——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

一直以来我都想讲故事，不管是用游戏还是漫画，我想通过一个比较有说服力，或者说人们比较愿意接受的途径去传达我的想法，而写论文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个目的。

终于，我找到了我的完美答案。我下定决心走学术研究的路线，这是属于我的“甜蜜的事业”。

“整个剧情高度紧张，一直绷着神经。终于到了最后犯人都被抓住了，才一下子豁然开朗，紧跟着结尾曲响起，画面里是非常开阔明亮的天空，让人不禁感慨：啊……结束了。”

——曹双源的电影《黑三角》观后感

既然决心选学术路线，那干脆就选最顶尖的当做目标，尝试下能不能再自我突破一次。

我最早准备申请的是剑桥大学的电影研究专业 (Film Studies)，一个100%理论的专业，需要准备的材料比大部分大学都多很多，然而雅思分数一直不够。就在我纠结是不是要放弃的时候，我通过电影研究专业老师的个人主页意外发现了剑桥的一个新专业：数字人文 (Digital Human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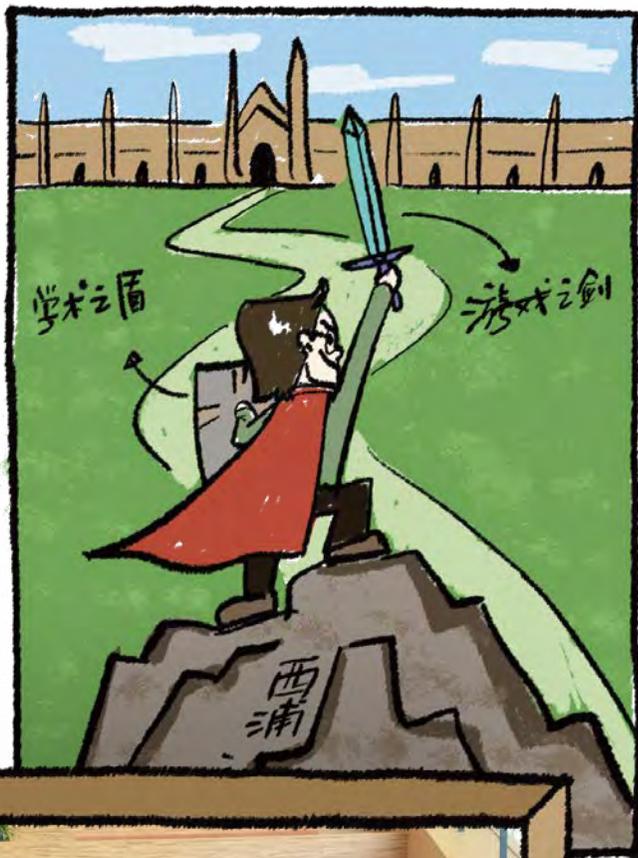
我发现这个专业的大部分老师和电影研究专业是重合的，它的核心还是人文研究，但更强调通过数字手段去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很重视计算机编程以及其他实践能力。于是在机缘巧合下，我申请了这个因为太新甚至很难在网上找到、但是完美适合我的专业，并且很幸运地，成为了影视艺术学院第一位申请到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一直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一切豁然开朗。

如果没有来西浦，我大概不会去了解学术研究，也不会知道还有数字人文这样的学科，我的爱好也只是“敝帚自珍”。

现在，游戏、漫画还有电影，它们不仅是我的兴趣、热爱和创作载体，以后也会是我的研究对象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改变是西浦带给我的。

如果有漫画家把我的故事发表在JUMP上，可能理想结局是我经过千锤百炼和重重考验，终于成为了知名漫画家或做出了自己的游戏。也不赖，但我更喜欢我自己的故事。

如果有机会，我想告诉那个尽管困难但没放弃研究漫画和游戏的小时候的自己：**不要放弃任何一件感兴趣的事物，它们总会闪耀。**



大三时参加SURF（暑期本科生研究项目），左一为曹双源，左三为刘芳老师。

学霸厨神

民舞高手

冬奥技术官

原来你是这样的学长学姐



“别人家的室友”学霸厨神养成记

初高中时代的李德民，每天清晨会被食物的气味唤醒。

德民7点上学，妈妈6点起床做饭。儿子中午吃食堂，妈妈以正餐的营养标准做每天的早饭。

妈妈早年留学日本，最拿手的快手菜是日式盖饭、牛排和意面。这些记忆

中的美食，也成为德民后来学习做饭的起点。

“那时一天中吃得最好的一顿是早上，几个礼拜都不会重样。现在我自己做的话，也是不重样的。”

李德民就读于西交利物浦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刚入学的时候，不知

道怎么认识新朋友，甚至有点自闭，后来觉得必须做出改变，就主动参加社团。”他竞选成为物理社社长，大二时和队友一起参加第十届美国大学物理竞赛，凭借“保护火星旅行者”方案摘获银奖。

德民很早就对机器人方向着迷。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工业博览会上，他在机器人展台前流连不去。华为的“天才少年”稚晖君让他心生崇拜，因为“他做的东西真的很酷”。

本科阶段的后两年，德民选择“2+2”模式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就读，利大关于机器人系统的专业课，非常吸引他。

出国后的第一个学期，遇上疫情封城，每当心情郁闷，他就出去飞无人机、拍照，或是在宿舍精心做菜。

“生活需要仪式感，美食和摄影都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出国前，我把国外的生活排练过了很多次，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慌乱。”他说，“不过有的时候会想念家里的菜，比如姥姥做的葱油饼、妈妈做的意面、姥爷的炒饭，还好，我出发前，他们把这些都教给了我，让我想家的时候可以尝尝家里的味道。”

为了出国后能自己做饭，德民从大一寒假起就摸索着提升烹饪技能。他关注了很多美食博主，跟着视频自学，后

来还开设了自己的美食和摄影公众号。他的微信朋友圈就像一部精致的美食日记，不知不觉记录下许多美好回忆。

在利物浦，室友们的专业不同，上课、考试时间也不同步，平时很难碰头。但每逢节假日，在他的“张罗”下，大家为美食而聚。

“做饭这件事，就得有人张罗，全都懒得说的话，就只能点外卖。”德民说，他会先列清单、写菜谱、准备食材，其他同学也主动在厨房当“小弟”、帮忙



打下手。

圣诞节时，他和室友一起烤了一只十多斤的火鸡。作为烹饪主力，他还完美复刻了一道惠灵顿牛排——

腌好牛肉放入煎锅，顿时油花滋滋作响，待粉嫩牛肉逐渐呈焦糖色，刷上黄芥末酱。

蘑菇切碎，和洋葱大蒜一同爆香，平铺在布满火腿的酥皮上，再将牛肉放置其中，完整包裹住，在酥皮表面划出



花纹，刷上蛋液，送入烤箱。牛排在高温下膨胀，变得蓬松轻盈，切开还冒着热气，浓郁鲜香。

今年除夕，他张罗着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酱牛肉劲道，糖醋鱼鲜嫩，桂花糖藕软糯，所有人围在一起热火朝天地包饺子，菜肴样式精致，摆盘讲究。

“每逢佳节，才会想起自己已是身在异乡的旅人，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团聚在一起，搞点烟火气，好像也有了些家的感觉。”他说。

“同样的东西，随随便便做出来或是漂漂亮亮做出来，最后都是吃进肚子，但是花点时间让食物变得精致些，心情也会好很多。”

申请季，德民在等待中备受煎熬，他打趣道，“压力最大的时候，甚至考虑干脆去法国学厨好了。”

很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纽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名校陆续传来捷报。今年秋天，他将前往伯克利，在最喜爱的机器人与自动控制专业深造。

美食与机器人的故事，将陪伴他下一站的旅程。

天生舞者与“理性经济人”

2岁半在幼儿园舞蹈兴趣班摸爬滚打，4岁起学习民族舞，当周围的小朋友被老师撕胯、压韧带疼得直哭，肖雨伶瞪着眼睛，不管老师怎么压都不出声……

“那时候外婆心疼得都不愿看我。”雨伶说，“但相比于逃避撕胯的痛，我更向往舞台。”

雨伶16岁考完了民族舞十四级（表演最高级）。凭借高水平艺术团的优异成绩，她初高中入读成都七中万达学校，高考时获得了两所知名高校降20分录取的资格。

怀着对国际化商科教育的特别兴趣，她考入西浦国际商学院，目前是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

迎新晚会上，坐在台下看着学长学姐们的表演，雨伶对舞台的渴望再度被点燃——“我在想，下一次的舞台上一定有我！”

她一口气报了舞蹈团、黑炮公园等四个社团。大一下学期起担任舞蹈团副团长，她带领伙伴们录制手语舞抗疫视频、参加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筹备建校十五周年演出……

在江苏省大艺展的舞台上，20位同学表演民族舞《海的追寻》，蓝扇子

绸缎飘飞，如舞动的海浪，传达出一种唯美的舞台意境。

“和指导老师商量确定下参赛剧目后，大一暑假，我先自己把这个舞蹈作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完，然后开学的时候，进行教学。”

受疫情影响，新学期返校时间较晚，雨伶带领大家争分夺秒密集训练。“我



们只有短短16天时间，把作品排练到了80%以上的完成度，赶在规定日期前提交了初赛视频。”

初赛通过后，《海的追寻》团队前往南京参加展演，为西浦赢得了省级甲组二等奖的荣誉。

从大二开始，雨伶把更多时间花在学习、实习和科研上。她说，学



习经济学，打开了她理解世界的格局，使她成为了一个“更理性的经济人”。

“以前看到一些网络舆情、明星八卦，我就是吃个瓜；学了宏观经济学，我首先会联想到国家政策，会去思考影视产业的运营，还有明星背后的金融活动和资金链……

“以前只是觉得事物有双面性，现在发现事物有多面性，我的思维变得更加灵活。我不再轻易给出一个定义和结论，因为事物有多维的角度，值得你去发现和探索，我对世界的理解更丰富了。”

“尤其在西浦这座多元与包容的校园里，1000个哈姆雷特的思想在毫无保留地碰撞着。”雨伶说。

大三时，雨伶完成了一篇关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综述性论文。在即将开始的毕业课题中，她打算围绕绿色金融和碳排放做更多研究，未来尝试往经济管理领域复合型的研究生方向发展。

“期待读研能带给我更多元的视角、更多有趣观点，也让我更创新地看待行业和世界的发展。”雨伶说。

不完美的起点也可以写一个好故事

从小，刘雨晴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运动员”，一个是“学生”。

“对我来说，花样滑冰是一种表达方式。当我内心有敏感、有思考的时候，我用它来表达我感受到的世界。”

“学习我也很喜欢。我对知识本身感兴趣，我想要不断去认识世界、认识别人的视角。”雨晴说。

一开始，两种角色的融合，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一个孩子来说并不容易应对。

七岁起，雨晴的课余时间都花在冰场上。十一二岁开始，她在北京、上海两地飞，“当你有了想要滑得更好的欲望，就会去寻找更合适的教练、滑更好的成绩。”

中学时，她拿下了亚洲锦标赛少年组亚军、亚洲挑战赛成年女子单人滑冠军。为了备战全国比赛，她还曾向学校请了两个月的假……

“在比较小的年龄段，面对考试的限制、比赛的限制，你不可避免要进入到一个调和、平衡的状态——落下的功课要找时间补，落下的训练要找时间加练。”雨晴回忆。

“但我从不会觉得是哪一方的时间

‘占用’了另一方的时间。我会比较关注当下的状态：学习的时候挺高兴的，训练的时候享受训练。”

雨晴是国家级花样滑冰运动员，如今是国家一级裁判员。从清华附中考入西浦后，她作为学生讲师开设过“花样滑冰鉴赏”选修课，并一手创办了学生社团“西浦冰协”。今年2月，她以“国内技术官员”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冬奥会。



对于学业与花滑的关系，她的认知也经历了“不断进化”的过程。“我相信，永远有方法把两个事情融合到一起、相互支撑——这是一个更加深刻地感受世界的过程。”

雨晴本科就读于应用英语专业。她说，“相对于具体的专业知识，本科学习更重要的是一种对思维模式的探索。”



冬奥会期间，她与来自各国的花滑运动员沟通，展现了良好的英语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从去年起，雨晴开始西浦国际化教育硕士专业的学习。“这是一个涵盖多学科的专业，其中有我很感兴趣的社会学、心理学理论，可以帮助我打开视野。”

平时，雨晴会做一些兼职教练、裁判和编舞工作。“每一个角色带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的思维变得更开阔，也更能够跳出来批判自己。”

“我能够容忍比较多的uncertainty（不确定性）。我会平行开很多不同的项目，比较能够承受压力。综合的、不同面向的事情，形成了我对于世界的观念。”

谈到热爱多年的花滑，她认为，这是一项“痛并快乐着”的运动。

“你需要一个人面对一个冰场，用你的表达去打动裁判、打动观众、打动你自己。这是一个不断向内探索的过程，孤独，但是很有魅力。”

“花滑就像我的老朋友，热爱一直都在。”雨晴说。



在“摇晃”
“Dan”
“的”
“时代”
“起”
“舞”
“u”
“lenc”
“e”
“Turb”
“g”
“with”
“h”
“cin”

DANCING WITH TURBULENCE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仁爱路111号

邮编：215123

电话：+86 (0)512 8816 1000

传真：+86 (0)512 8816 1899

网址：www.xjtlu.edu.cn